

政治理论译丛

幻想与发明

LES INDIVIDUS DANS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个人回归国际政治

[法] 米歇尔·吉拉尔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政治理论译丛 ·

幻想与发明

——一个人回归国际政治

〔法〕米歇尔·吉拉尔 主编
郝润昌 丁世中 樊 赤 译
唐永胜 赵慧杰 居培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 Girard
Les Individus dans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Ed. Economica, 1994



根据法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 政治理论译丛 ·

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

主 编：〔法〕米歇尔·吉拉尔
译 者：郝润昌 等
责任编辑：赵慧杰 元 封
责任校对：丁新丽 张景秋
封面设计：孙元明
责任印制：窦建中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 张：8.25
字 数：203 千字
版 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1998-2093 号

ISBN 7-80149-087-8/D·003

定价：1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法）米歇尔·吉拉尔主编；
郝润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

（政治理论译丛）

ISBN 7-80149-087-8

I. 幻… II. ①米… ②郝… III. 个人-作用-国际政治-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9863 号

出版者的话

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正在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课题，不少学者开始切实地关心现代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诸多问题。不求甚解、急功近利地套用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作为表达某种情绪之铺垫的做法开始式微。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阻碍了人们在知识和学理上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这一方面容易使人们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作无谓的纷争，无法或不愿面对一些稍稍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陷入一种“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在不得不面对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时，不免感到窘迫和语塞，强自发论，多为赘言和浮论。如果不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繁荣学术文化几近于泛论。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出版社之一，本出版社自建社以来，一直致力于译介国外最新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论著，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工作还是初步性的。我们先后出版了数十种经典和次经典的社会、政治理论译著，以及一些虽不是经典但持论平正通达，对于初涉某一领域的读者颇有裨益的译著。这些著作颇受一批有心读者的赞赏，但由于没有以一个完整的系列推出，这些本来在国外甚有影响的著作在国内学术界未能产生应有的回应。

观察学术理论界目前的状况，总结本社过去所做的工作，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任务。我们决定，在广泛征求院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有计划、成规模地推出一批既反映国外近年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水平，又有助于中国学术文化基本建设的著作（以译著为主，兼收本国学者有分量的论著）。这些著作按学科或主题分属于不同的系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本社以前出版的

一些译著将纳入相应的丛书中再版)。《社会理论丛书》、《政治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社会科学入门丛书》、《当代法国思想名著译丛》是我们首先推出的五套丛书。我们将不断完善选题，推出更多的切合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理论兴趣和知识水准的丛书。

《政治理论译丛》第一辑一共五种，较明显地体现了我们编辑此类丛书的意图——旨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接受比较严格的全面的基本训练。

《比较政治学理论》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奇尔科特为美国大学生编写的政治学教科书。该书在美国一版再版，此译本根据最新修订的版本译出。作者从“范式转换”的角度，详细评述了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政治理论今后的发展趋势。该书最可称道之处，是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详实的文献背景。书中不仅开列出大量的政治理论文献，而且对每一部文献都作出了简要的评价。这对于初学者和专业人员都是大有裨益的。

《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欧洲政治思想史》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学说史学者马斯泰罗内的两部专著，《欧洲现代政治思想(1945~1989)》则是他组织多位学者撰写的论著(可以看作是《欧洲政治思想史》的姊妹篇)。这三部著作清楚地勾勒出欧洲政治思想(尤其是在欧洲有悠久历史的民主思想)的发展脉络，但又不是一般的通史性著作，而是具有“问题史”倾向的通史。与《比较政治理论》一样，这三部著作都是具有问题意识和学理深度的“入门书”。

我们希望，《政治理论译丛》(连同本社编辑出版的其他丛书)能够为中国学术界建立学科规范，造就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理论气质尽到一份责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月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支持。

前 言

米歇尔·吉拉尔

在不止一个读者的眼里，本书的目的的似乎令人吃惊，甚至异想天开，因为，迄今为止，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在反映国际关系的文学作品中，对个人题材的处理似乎取决于认识论、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等诸多原因，尽管这些原因并不总是很明显，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提出了这种“证据”：从国际政治方面来看，个人从定义上来说是局外人，即使不是题外人。

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通常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观念从来就只考虑国家，这种观念已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为人们接受了可以上溯到霍布斯或马基雅维里的“古典”传统的遗产。同时，这种观念几乎只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他们的各种代理人感兴趣。对于这种观念来说，除了这些活生生的象征，即这些高居普通人之上的国务活动家，便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值得注意了。

其他大部分国际政治观念往往受到理想主义传统和批判传统的影响，自然力求摆脱这种占主导地位、过分严格地从国家间关系出发的逻辑，但总的说来并未给个人带来更好的命运。即使这些观念偶而把个人推上舞台，也只是让他们在某些较大的实体（群体、民族、国家、社会、国际组织……）中充当群众角色；在这些实体中，他们被要求在第一次质询时就保持沉默。

毫无疑问，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限定，知识分子和实际工作

者中最流行的国际政治分析很久以来就过分地表现出使用整体范畴的倾向，这些范畴今天具有既定习惯的全部合法性。但是，在一个有许多力量努力不断改善个人化形象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国际政治时却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种不了解个人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既不能真正了解属于他们的世界，也不能在主观上重新发现自己。

因此，个人的问题在长期基本上由受心理上的好奇心和伦理上的关心所影响的方法来处理之后，今天似乎突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我们对国际政治的意识中。与并非总是仅仅局限于先进社会的某种后现代感觉相一致，个人主义的观点倾向于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败坏各种代表制，影响各种政策，重新审核来自共同思想和学术理论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

关于个人重要性的这种“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半已被忘记的过去重新接上了头；但是这种发现也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按照一种十分陈腐的思辩逻辑，对某些看上去并不新的现象就会有一种新的看法。但是，世界政治是不是像许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正在彻底改变性质呢？或者说，这难道不是我们对不知不觉地受到某些深刻变化影响的世界政治的看法吗？细心的读者在以下的篇章中一定会发现一些可供思考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对这个主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 * *

本书汇集的这些论文涉及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问题。因此，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公民。当然，我们还会碰到一些真正的预言家、东非的小企业主、持不同政见的苏联知识分子、在美国的日本汽车工业的工资劳动者、跨国公司的领导人、或者和平主义的反核学者，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特别吸引这些作者的是这些个人在政治领域里的所作所为。尽管凭经验选择的对象和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像导论中所提到的，每次遇到的往往是同样

的问题。

着手恢复作为原子的个人在世界政治宏观图景中的地位，一下子就引起两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当代世界中个人行为的困难和矛盾首先要求讨论道德和政治哲学，以便明确个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伦理地位。分析的前后一致要求事先开列一份认识论问题的清单，这些问题是把个人主义的前景纳入一种知识逻辑所引起的，而这种逻辑则是某些全面和决定论的理解方式为了容易与这种革新相适应而形成的。

力求在国际政治观念中赋予个人某种地位和角色，而这些观念并不是为了接纳个人而形成的，这就必然引起整个理论的某些修改。这种重建工作的主要困难在于调和某些属于看来绝对无法估量的大范围的现象。个人逻辑与“国际体系”的逻辑之间可以想象的关系是什么呢？因此，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之间的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尽管他的条件、他的方法和他的手段还有待精确地概念化，但个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似乎构成一种可以接受的、而且也许可以发挥的假设，这种假设最可靠的理论影响将是国际不确定性的发展。

为了把个人的活动纳入对政治活动的分析中，必须与整个思想传统相反，暂时忘掉那些受到学者们关注的国务活动家，学者们往往落入那些由政治形成的表象圈套并为其服务。实际上，仔细观察普通人的那些认同和效忠的形式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因为这样就可以假设这些形式影响他们是否采取行动，有助于悄悄地编织政治可以用来裁制华丽衣衫的面料。说句开玩笑的话，涉及国家利益和主权问题的高级政治尽管姿态端庄、语调令人难忘，但是它肯定会发现，它的某些最牢固的根子是扎在最普通的个人的最日常的行为中的。

尤其是，认真考察从来不特殊却被置于特殊情况下的个人，看来是明智的，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把他们直接投入国际政治空间，以

便他们在其中展开活动，或者在其中证明他们的诺言。我们怎能不去观察在这个脱离整体的特殊时刻被投入几乎是实验性的处境中的这些作为原子的个人呢？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加显得——至少在某方面和某一时刻——摆脱了他们所属的大分子的政治引力。

最后，考察一种极端的但并非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例如战争的形势，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个人在这种形势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真实的死亡（本人的死亡和亲属的死亡）或者象征性的死亡（个人所属的集体的失败和复灭）较量，哪怕是纯粹的假设，也使当代个人面对既强大又脆弱的政治真理的考验。

* * *

个人主义的观点在国际政治中的最新发展显然处于许多现代和后现代现象的交汇处，这些现象是：无节制地宣传各种价值观念以及与自我相联系的行为模式；个人化社会过程的进展允许微观“战略”的多样化；国际政治领域缓慢但不可避免的民主化；更清楚地意识到国际问题和国际较量的错综复杂导致丧失理智；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强调偏离新古典主义模式的经济进程；政治活动变成了发现明星人物而上演的一出出戏；官僚机构控制的完善引起了变态反应；在一个被认为太不关心伦理道德的发达世界面前幻想破灭，有时感到自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重新发现个人可以不费力地促进一种一般的世界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在知识方面的要求并不过于苛刻，而是相当谨慎的理想主义，以便不对人们提出许多要求，并且与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意识十分协调，以致在他们看来比其他观念更合适。

但是，正如本书想要提出的那样，国际政治中的个人主义主题无疑比因循守旧更能提供一种安逸的思想，更适合于平息人们的不安，而不是使他们得到启发，如果这个主题所引起的深刻的知识困惑能被分析家和作者们用来稍微松开一点我们当代感觉的锁链，以便重新获得无私和令人高兴的发明自由的话……

目 录

前 言	米歇尔·吉拉尔(1)
导 论	米歇尔·吉拉尔(1)
第一部分 伦理道德和认识论问题	(15)
第一章 在决策论和结构主义之间：国际关系理论中 脆弱的个人伦理道德	克劳斯-格尔德·吉森(17)
第二章 国际政治分析中的个人主义与 系统论	雅克·J. 赫尔曼(32)
第三章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复杂性、 偶然性和个人	皮埃尔·阿兰(53)
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人	(73)
第四章 运动中的个人：全球动荡的根源	詹姆斯·N. 罗西瑙(75)
第五章 个人对国际系统的影响 ——关于结构的思考	迈克尔·尼科尔森(99)
第三部分 普通个人的认同感和忠诚感	(119)
第六章 在国际危机中团结在总统身边 和对总统的认同	雅克·热尔斯特莱(121)
第七章 个人与民族统一——从民主德国的消失到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安娜-玛丽·勒·格洛阿耐克 (135)	
第八章 跨国行为：从个人到国家 ——关于东非的大众国际行为模式 弗朗索瓦·康斯坦丁 (145)	
第四部分 特殊情况下的个人行为..... (163)	
第九章 非武装的预言家 马塞尔·梅勒 (165)	
第十章 叛徒、双重代理人还是助人的 骑士？跨国企业的领导者 苏珊·斯特兰奇 (179)	
第五部分 在战争面前和战争之中的个人..... (189)	
第十一章 失去的战争，失而复得的战争 ——一个人在战略论述中的地位 多米尼克·大卫 (191)	
第十二章 学者反对核战争：帕格沃什 运动..... 约翰·克莱因 (209)	
第十三章 个人在战时法中的地位或 国家未曾有过的透明性 让·皮埃尔·科林 (225)	
译者的话..... (246)	

导 论

个人回归国际政治：幻想与发明

米歇尔·吉拉尔

一、国际政治

在一个由一些完全分化但基础牢固的政治实体构成的世界上，政治如同一枚钱币有正反两面那样也有两面，国内的一面向内，国际的一面向外。这两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可分割和不可缺少。因此，只要有了城邦、帝国或国家，这些城邦、帝国或国家就不得不像连体婴儿那样保持一种彼此互相依赖又互不理解的模糊状态。

知识界的大多数人曾经大胆或轻率地想要忽视或取消政治领域中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分界线，试图调和这两个方面，但现在似乎主要局限于发表一些意向声明或者简单地表明诚意，有时求助于某些玩魔术似的文字游戏。

在一个由众多社会和国家构成的世界上，这种政治上的先天划分后果严重。按照我们对政治的两个方面所下的定义，这种划分会引起我们对国际政治的两种不同理解之间的根本分歧。按照第一种积极和固有的、严密但狭隘的、对热爱光明和传统的人来说是宝贵的观念，所有涉及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的现象都属于国际政治。因此，所谓国家间的就是国际的。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与把政治和管理人民及国家的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看法完全一致。在第二种消极和非固有的、广泛但混杂的观念中，国际政治包括所

有超出国内关系领域的现象。因此,所有不完全属于国内的现象就是国际的现象。这第二种定义更适合于吸引那些有冒险精神的人或理想主义者,更适合于那些梦想结束政治分离悲剧的人。^①这第二种定义与被理解为行使一种并不一定具有政府性质的权力的广义的“政治”十分协调。这两种关于国际政治的观念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量的区别,而且是质的区别,因为这两种观念严格地说来是无法类比的。^②在本世纪中,从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可以被解释成这两种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之间有时微妙有时含糊的长期决斗。赞成第一种论点的人从逻辑出发倾向于捍卫国际政治分析的特殊性,支持第二种论点的人则倾向于使这种分析平凡化,把它纳入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权利。老实说,在国际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在这两种看问题的方法之间犹豫不决,而且受到一种可怕的片面性的影响,这种片面性是专业研究的一个不明显的标志。^③

关心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几乎必然会促使人们去摆脱

① 关于国际政治是从国内政治分离出来的这一定义已经决定了前者从属于后者这种微妙的形式。这种定义也比较符合由于国内的某些因素而限制了国际政治的一些企图。关于我们所说的这种限制的各种表现形式已有比较全面的评论。参见 K. N.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60页,朗多腾出版社,1979。

② 关于国家间的政治为“最小”,国内的政治为“最大”的说法,以及跨国现象在政治上不明智的种种陈旧描述早就存在。因此,关于跨国现象的研究也经常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早出版的一本书,虽然提法上有些自相矛盾,但明确提出跨国关系受政府操纵,同时又完全不受国家控制。参见 R. O. 基奥恩、约瑟夫·奈:《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

③ 这种对问题的片面性认识是公开受到争议的,不管是为了纠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从理论上对问题有一个合适的解释。出于前一种目的,华尔兹提出国家的特殊因素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参见华尔兹1979年著《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的第二、三、四章。出于第二种目的,J. N. 罗西瑞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世界政治中世界分裂为两个世界。参见罗西瑞:《世界政治中的动荡——变化及持续性的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

那种几乎不给个人保留任何地位的国家间定义，而去接受那种宽宏大量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不仅仅属于国内政治的事务都可以被宣布为国际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国际政治的广义理解更加吸引人，而在那种固有看法的众多信徒那里，个人的前景立即成为被抛弃的对象。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仍然依恋现实主义传统最基本逻辑的人来说，将个人—公民纳入国际政治范畴的想法体现了一种流派的混合或一种近似于精神错乱的不协调。然而，不管这种想法多么引起混乱或不协调，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提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还是值得的。

二、个 人

个人的概念和个人主义的概念完全一样，都有深刻的含义，这种思想和这个词都有很长的历史。^①从17世纪起，个人(individu)的概念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不可分割的原子(individuum)”的延续，开始专用于人。^②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个人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本质上不同于政治社会及其可变的配置。^③此后，这种个人模式被千方百计地拒绝，但是大多数为个人谋求某种地位的学说及政治和社会分析却碰到了一种逻辑上的矛盾：只有以牺牲一切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特性为代价，个性才会得到全面的考虑。因此，大多数唯心主义取向的观点使人们把(往往是单数的)个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在这种抽象概念中，一切特性都被否定或取消。例如在黑格尔那里，个人只有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于一个无限超

① 个人主义一词的历史起源，可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1~42页，牛津·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73。

② 参见诺贝尔·埃利亚斯著：《个人的社会》，第207~215页，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1。

③ 同注释1，第73~78页。

越他的民族的精神的历史现实中,才是有思想的人。¹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学家路易·迪蒙以同样抽象的方式提出一种思想上的个人,定义为完全独立于社会的精神上的存在,是现代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有产物。²更现实主义的人和社会的概念原则上更加尊重各种实际的特性,有意识地谈到复数的个人,但通常倾向于使这些个人服从更庞大的政治实体和社会实体。可以说,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在这方面往往被局限于很小的范围。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以两种很不相同而又确实不太个人主义的笔调使人隐约看到一种反鲁宾逊式的具体个人,因为这种具体的个人基本上受超过其自身范围的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支配的。

的确,注意个人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假定个人以某种方式决定国际政治,也许不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某些人看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应该与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完全分开,即使两者显然十分和谐。³按照这种思路,用微观政治秩序的一些要素来解释宏观政治秩序的一些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因素的因果性。不管怎样,应该指出,从这些个人原子出发来澄清国际政治的巨大分子的现象是一件比较有风险的事。尽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能够提供关于某些局部或地区性现象的概况,例如排除等候的拥挤所造成的影响、无票旅客的行为或“帅克主义(svejkisme)”对一些组织的好心破坏等等,⁴但是在

1. 参见让·依波利特:《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第19~20页,巴黎,马塞尔·利维尔出版社,1968(1948年首版)。

2. 参见路易·迪蒙:《论个人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瞻望》,第27页和274页,巴黎,瑟伊出版,1983。

3. 关于个人主义两种形式的区分,参见莱蒙·布东和乔恩·埃尔斯特的文章,载于皮埃尔·布伯姆和让·勒加合编的:《关于个人主义》,巴黎,政治学国家基金会出版社,1986年及1991年。

4. 关于个人不受约束的这种特殊形式,参见F. G. 贝利:《个人的王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